

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庚子西狩丛谈

吴永◎口述 刘治襄◎笔记

中华书局

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庚子西狩丛谈

吴永◎口述

刘治襄◎笔记

李益波◎整理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庚子西狩丛谈/吴永口述;刘治襄笔记;李益波整理. —北京:
中华书局,2009.10

(近代史料笔记丛刊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6078 - 2

I. 庚… II. ①吴…②刘…③李… III. 中国 - 近代史 - 史料
IV. K25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8451 号

-
- 书 名 庚子西狩丛谈
口 述 者 吴 永
笔 记 者 刘治襄
整 理 者 李益波
丛 书 名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责任编辑 张彦周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 - 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张 6 $\frac{3}{4}$ 插页 2 字数 100 千字
印 数 1 - 3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6078 - 2
定 价 18.00 元
-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出版说明

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。限于当时条件,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只出版了少数品种,后归入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》中。

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,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,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,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,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现予以恢复出版。

恢复出版后的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,做出适当调整:

一、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,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,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。

二、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,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,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、日记、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,亦予以选

择性的辑录。

三、本丛刊所收史料，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，尽量保持其原貌，在每种史料前，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，指明史料来源、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。

四、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，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，并施加标点；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；残缺字以□代之，错字、别字、衍字（文）、文字颠倒，改正处加〔 〕；佚文增补文字加【 】,以示区别。

五、为方便使用，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、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，均加简注。

我们希冀通过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，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，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，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、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07年3月

整理说明

吴永(1865—1936),字渔川,号槃庵,别号观复道人。浙江吴兴人。早年曾入湘军将领鲍超幕府。其元配曾广珣,曾纪泽次女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),补授直隶怀来(今河北怀来)知县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),简授广东雷琼道缺。后累迁至山东兖沂曹济兵备道,赏二品顶戴。民国初年任胶东观察使。

光绪二十六年(1900),八国联军攻入北京,慈禧太后偕光绪帝仓皇出逃,一路上狼狈不堪,全无仪方。怀来知县吴永是迎驾的第一位地方官,吴永仓促间预备供张,应对有方,故深受宠信,得以由知县超擢府道。慈禧一行逃至怀来县,方始稍安。随扈西行后,奉旨办理随扈前路粮台。两宫西狩,吴永亲见往返情形,亲闻行宫琐事,熟知内情。民国改元后,庚子西狩一事渐渐不为人知,刘治襄曾亲闻吴永口述这一段经历,为防此事失载,于是记录了下来,便有《庚子西狩丛谈》一书。此书初版于民国十七年(1928)刊出,后被译成英、德、日等文字,影响颇大。

《庚子西狩丛谈》共五卷，约七万字，详细地叙述了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从北京出逃西安的往返经历。内容生动流畅，真实可信，是研究义和团运动及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史料。因系吴永当年亲历亲闻之事，本书有“信史”之称，被誉为记述西狩诸书中最佳之著作，可见其史料价值之高。

本书据民国十七年(1928)刊本整理。原书前《吴渔川先生年谱》移到书末。

李益波

2008.12

序

庚子京畿拳祸，其始由于二三愚妄大臣，逢迎亲贵，以攘除夷患为名，将欲撼动神器，徼非常之荣利。遂致乘舆播迁，生灵涂炭，款议屈就，岁币无厌。辛壬以还，国谋颠逆，民困财殫，百度隳紊；纪纲坐是不振，阴阴如日将昏。驯至宗社为墟，版宇分裂，夫岂俭人所及料哉！夫祸变之来，每相缘藉，是以风旋而上升，水激则弥悍。向若戊戌无变政之举，则孝钦无猜忌于德宗矣。宫廷雍睦，则“扶清灭洋”之谬说，何自而生？拳匪不敢披猖，夷兵无由犯关矣。辛丑和约，创巨痛深。乃锐意变法，空言立宪，权幸开货赂之门，疆吏失驭兵之柄，群小并进，天下骚然。假使当轴得人，推贤任能，修明庶政，则上下相维，犹可为理，国祚虽衰，其亡也未必如是之速矣。是故非意之意，常为事之基胎。呜呼，岂非天哉！

余宰怀来之三年，当拳民萌动之初，余痛治之，境内晏然。无何，邻封拳众数千，阑入县境，设立坛场，声言报复。强余至坛所，厉声诘问，几罹锋刃。自此红巾满城，生杀任意，陵轹官长，鱼肉乡民，岌岌不可终日。如是者几两阅月，

及夷兵陷京师，两宫微服出走，间关道途，昼餐无糗糒，夕休无床榻，饥寒羸瘁，有平民所不堪者，况万乘之尊乎！车驾猝至，百官云从。余于凌遽之顷，设备行宫，供亿百司食物，纷纭劳悴，仅乃集事。以豆粥麦饭之微劳，邀慈圣特达之知，眷遇优渥，寔将大用。顾为当路所嫉，官不过一道，宁非命耶！余之陪随銮辂也，往往不次召对，每陈民间疾苦及闾阎凋敝情状，慈圣辄为嗟叹，因谕执政，以为闻所未闻，执政某公责余非所宜言，不当入告。余之触忌，此为尤甚。昔韩退之擢监察御史，上疏言事，贬山阳令。其实所论，亦一时寻常事，而遽得罪者，盖疏中有云：“此皆群臣之所未言，陛下之所未知。”故执政者恶之，遂遭贬滴。以今拟古，有同慨已。

兰溪刘治襄先生，吾浙知名士也，记问浩博有干略，知天下大计。壬寅领乡荐，联捷成进士，入词垣，有声朝列。余久钦其才，以唯未获一见为憾。己未之秋，于役济南，晤于省廨。甫接袂，即询余西狩事。语未竟，会有他客至，寻复散去。越八年，余为济宁总揆辟入枢幕，与先生共几席，重申前问，余为缕述颠末。先生与同僚听之，或喜或愕，诧为创闻。余意一时之谈，不过具述当时事实而已。久之，先生出一编示余，署曰《庚子西狩丛谈》，则已哀然成集，于拳乱之始末，行在之起居，仕途鬼蜮之情，政事得失之故，详征博载，巨细靡遗，笔致纵横，词采磊落，事皆翔实，庶可传信。先生记忆强密，精力滂魄，即此可见。余衰老无能，日即颓丧，前尘已

淡焉若忘。今得先生椽笔纪述，觉芜蒌情事，宛在目前，不禁感慨激昂，意兴飞动，先生其海上之成连乎？后之览者，毋徒矜佚事逸闻，即作当时信史读之，无不可也。“丛谈”云乎哉！

中华民国十七年戊辰春三月 吴兴吴永书于宣南

庚子西狩丛谈序

庚子之役，国家以乱民肇衅，外国连衡而入京师，两宫微服出狩，行二日，至榆林堡，怀来县知县吴永，具衣冠恭迓于道旁。于是帝后始得进饘粥、备供帐。当是时，吴公之名闻天下。既而太后嘉其行谊，命开缺以知府随扈，督办行在粮台。日夕召见，鬻鬻且大用，众以封圻台辅目公矣。而公伉直自将，不肯骫骳随俗，以故枢要多不悦公，遂以道员外放。然太后终契其贤，遇两司缺出，未尝不忆及公。每入都召对，未尝不移晷也。既而两宫相继殂谢，国祚亦潜移，谈者偶及往事，殆如隔世矣。丁卯之秋，余与公相遇客邸，有以前事询者，公为述其大略，乃与外间所传迥异。同坐刘治襄先生，瑰奇人也，因就公所述，草具其事，立成数万言。先生夙雄于文，敷陈演绎，剀切周详，睹者皆悚然色动。盖庚子之祸，为前古之所未有，不独关有清一代之兴亡，抑中外交通之一大变也。而事经一世，纪载阙如，后生小子，几莫有知其详者。吴公身在宫廷，亲述其所经历，又得先生雄快之笔记而传之，洵足备当世史家之要删矣。

庄生云：“旧国旧都，望之畅然。”虽丘陵草木之缙，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，况见见闻闻者邪？今海桑迭变，城郭犹是，人民已非，盖不仅丘陵草木缙焉而已。而二公从钟虞迁移之后，追述其生平闻见之详，有不胜其凄然魂断者。虽异代读之，犹将感怆欷歔惻怛而不能已，而况吾侪之目击其事者乎！然拳匪虽陋，尚知愤外侮之侵迫，同心以卫国家，特苦其智不足耳。缕指二十年来之事变，吾未尝不叹此辈之影响，犹为未可厚非也。二公于此，其亦有同慨乎？

戊辰三月 桐城吴闿生谨序

甓园居士自叙

本编所载，系因前清庚子义和拳之变，两宫避地西狩，吾友吴君渔川自在怀来迎驾，随扈往返，尝为详述其身历目击之情事，而予偶为之属笔者也。全书近七万余言，以篇幅太冗，厘为五卷：第一卷，自义和拳发难，迄于两宫出狩；第二卷，则渔川先在怀来禁遏拳教，与后来所受之种种险厄；第三卷，自两宫驾抵怀来，沿途扈从，至于太原驻蹕；第四卷及第五卷，则自西安起程回銮，至黄河南岸登舟北渡为止。除叙述辇路行程外，其间多有政变要闻、宫廷记注，与当时内外大臣、巨珰贵胄之语言风概。旁牵侧引，波谲云诡，可欢可愕，可歌可泣，可以抚膺扼腕，击案浮白。其一切称谓体式，均沿当日口吻，从史例也。惟渔川曾因公私事项，两离行在，归途复由河南径赴粤中新任，故途中事实，未能按日衔接。然庚子一役，蒙国大耻，事变后先之迹，亦略可睹矣。暇中更将关系此次遗闻轶事，就传说亲切与他书所记载者，探赜索要，拉杂补著，别成附录两卷，用资印证。

嗟乎！黄冠朝士，几人省说开元；白发宫娥，何处更谈天

宝。况乃铜驼棘里，王气全消；白雁霜前，秋风已改。金轮圣母，空留外传于人间；宝玦王孙，莫问当年之隆准。昔之红羊换劫，青犊兴妖；六国叩关，双旗下殿。胡天胡帝，牵母牵儿，牛车夜走于北邙，穀卵晨探于废屋。蜀道青天，呼癸庚而不应；长安红日，指戊己以为屯。回听内苑虾蟆，六更已断；极目南飞鸟鹊，三匝何依。谁实为之，吁其酷矣！天为唐室生李晟，上付禁军于马燧。灵武收兵，百官稍集；兴元置府，十道粗通。蜡诏星驰，海内识乘輿所在；餉舟鳞萃，人心以匡复相期。无如敝汉谋深，吞胡气怯，蛙惟式怒，螳不挡车。江左画疆，首主和戎之议；汾阳单骑，未收却敌之功。卒要城下以输盟，遂据榻旁而鼾睡。从此燕云，时时牧马；可怜庐壑，岁岁填金。迢遥百二河山，鸡鸣西度；侥幸八千子弟，狼跋东归。一局棋输，九州错铸。黄花明日，青史前朝，俱成过眼之烟云，孰洗沉沙之铁戟？

渔川以关门之令尹，作参乘之中郎，紫气未瞻，彩符忽降。见舜容于墙上，遇尧母于门中。忍看憔悴终袍，一寒至此；况说煎熬馁腹，半菽无沾。是主忧臣辱之时，正捐顶糜身之会，敢忘饘藁，以负诗书？太华山低，誓踏三峰而捧日；仙人掌小，拼擎一柱以承天。遂乃拥芻除宫，解衣献曝，典衾具饌，剝荐供刍。辛苦一瓯豆粥，亲进璇帟；间关万里芒鞋，远随金勒。朕不识真卿，乃能如是；众共称裴冕，故出名家。特加置顿之崇衔，命傅属车于近列。爰自横海澄波，回天起驿，

登封礼岳，浮洛观图。歌凤翔以从游，赋鹿鸣而赐宴。长信宫前，千官献寿；望仙楼下，万姓呼嵩。渔川有役皆随，无班不缀。前席敷言，常呼裴监；书屏问状，必引萧生。筐颂相属于庭阶，簪笏不离于左右。凡一路之行行止止，经年之见见闻闻，往日冲埃，霜凄月黯，来时飞盖，云会风从；他若御史呈身，将军负腹，尚以由窳，学士簸钱；以及鸡虫得失之场，冰炭炎凉之感，覆雨翻云之世态，含沙射影之机牙，并珠记心头，丹留枕底。鸿爪之余痕仿佛，印雪长存；蚕丝之积绪缠绵，逢人偶吐。听罢一回书说，抵将十曲词弹。昔年历下亭边，萍因偶合；今岁晚晴簪畔，花落相逢。便回西陆之余光，重续南柯之旧梦。且收谈屑，聊缀丛麻，写黍离麦秀之遗音，作瓜架豆棚之闲话。君慕介子推之雅节，将隐矣焉用文之；我如王定保之摭言，不贤者识其小者。

时中华民国十有六年十月上浣
甯园居士自叙于京师宣内寓庐

目次

整理说明

序 吴 永(1)

庚子西狩丛谈序..... 吴闾生(1)

璧园居士自叙 刘治襄(1)

卷之一 (1)

卷之二 (25)

卷之三 (47)

卷之四 (87)

卷之五..... (141)

跋 饶孟任(171)

吴渔川先生年谱 (173)

卷之一